

New Territories/R&Sie, Dusty Relief (2002). By François Roche, Stephanie Lavaux, and Jean Navarro.

并非  
又一堆  
垃圾信息 (节选)

**Not Another Information Dump**

文 / 蒂姆·莫顿 (Timothy Morton)

译 / 章文

真实感

**Truthiness**

数据（**data**）仅意味着被给定的东西（**what is given**），它是拉丁词**dare**的动名词复数形式，给予（**to give**）：在我们观察事物时，事物给予我们的方面。如果我们有一杆秤，便可以获取苹果重量的数据，如果我们拥有粒子加速器，便可以获取苹果中的质子数据。事实上，数据并不是事实，更不是对事实的阐释。为了得到事实，你需要两种东西：数据，以及对数据的阐释（**interpretation**）。这听起来违反直觉，因为我们的科学常识总是在陈旧的方式上思考事实的。常识认为事实像条形码一样，你可以从中读取出事物：它们是不证自明的。但科学的事实并非自明的，它是精确的，所以你必须做实验，收集并阐释数据。

无论是数据抑或阐释都无法获取事实。拟真（**factoid**）是由大量经由阐释的数据堆砌而成的，以至于其似乎是真实的（而“拟真”的范围通常很小），它是“似真”（**truthy**）——美国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使用过的有助于表达的词汇，以及它的戏仿词——“真实感”（**Truthiness**）。它是真实的回响，或如一些科学家所说的“像真的一样”（**truth-like**）。拟真是似真的，因为它基于我们认为的事实。由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存在，普遍的科学通过一些方法传达某些关于世界的观点，这些方法与宗教相似，由此我们认为事实完全是简单直白的：它从自身得出。科学主义是对拟真的崇拜。拟真隐含着某种确定的态度，即事物自身是一种可直接传递信息的二维码，它无需人类作为中介去阐释它，便可直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似真”似乎去除了中间人，直接向我们提供数据，然而这种数据并不是事实。生态数据如此复杂，这些复杂的现象很难使数据通达真实，更遑论启用这些事实而非重复真实的拟真，后者是那些使人沉浸其中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梦境的内容。一个关于拟真的运作方式的令人恼火的反问题是：你看（**see**）不到吗？！”但“看”恰恰是一些我们因看不见数据的运作方式而看见的东西。

因此，我担心科学的世界实际上是摇摆不定的。任何接近完全确定性的尝试是不会在科学时代发生的。即便我们接受全球变暖是真的，垃圾数据模式也不会令人满意，我们将这些垃圾数据吐出来并接收它们，似乎它们能令人满意，但这是个问题。我们陷入一个穿越创伤的原初阶段——它仍在发生，如果稍加注意，便会注意到某些痛苦是明显存在的。就像当某人有创伤时，他总是做**PTSD**的梦，仿佛在睡梦中能重新经历撞车的精确瞬间。通过这种方式，你是否能看见这种毫无益处的模式，它常出现于新闻报道、新闻发布会、餐桌谈话以及书本上。

对行星性综合症的否认（如全球变暖）会令我们陷入拟真当中。我们费时费力去担忧与争论这些拟真，而不关心数据与对数据的阐释。倘若我们陷入这一模式——不是做一个否认者，就是对否认者的争论——那么我们便是捕风捉影了。真实感如水泡一样，它对真正的问题有所反应，即我们处在被数据与事物之间的空隙所塑造的现代科学时代。没有一种获取模式可以穷尽事物的所有特征与属性。因此事物是开放的，它从所有的获取模式中撤回（**withdraw**）。你无法通过思想去概括苹果的每个方面，因为你忽略了品尝它。然而咬开苹果仍无法捕捉到其全部，因为你无法像虫一样打洞进入，并且打洞还是无法认识全部。在以上的每一个例子中，你拥有的不是苹果自身，而是它的数据：观念的苹果、咬开的苹果、打洞的苹果。每一个可能获取苹果的图表贯穿了所有时间与空间——假设它可以做到的话（实际上做不到）——也无法捕捉到这种苹果，只有少量计算的图表能捕捉到。如上所述，你

无法拥有苹果，你只能拥有苹果的数据。当然，这些苹果的数据：苹果是绿色的、圆的、多汁的、甜的、脆的、富含维生素C的；它是《创世纪》中的一个形象，正如人类历史上最不吉利的那条蛇一样；它是故事中放在某个男孩头上，等着被箭射中的东西……这些都不是苹果本身。有一条根本性的空隙横亘在苹果与其所示、其数据之间，无论你怎么研究苹果，你都无法标识出这条空隙：它是超验（**transcendental**）的。

当我们研究超级物（**hyper-objects**）时，事物和其数据之间的超验空隙变得清晰可见，我称之为超级物的是指：那些巨大的、“分布”于时空中的事物，它已存在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且在全球的尺度上发生——如全球变暖。这些事物不可能一目了然，它（例如进化、生物圈、气候等）基于我们现代的观看方式，给予我们关于万物如何如其所是的线索。万物（**everything**）：一把汤匙、一小盘炒蛋、一量停泊的车、一个足球场、一顶羊毛帽。这些事物都不会令人一目了然。当你感觉到羊毛帽时，你的感受是毛茸茸的，你接收到了帽子的数据，但不是真正的帽子。当你戴着羊毛帽时，你只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使用或获取（**accessing**）它，但你并非完全获取它。当你行走于微寒的晨风中，帽子为你的头供暖，它便消失了，因为你专注于此地到另一地的行走，你感到温暖舒适，帽子尽其所能而你忘却了它的存在。当这些事物的性质在你的世界中尽其所能而消失时，它们应该能给予你关于其真实所是的线索。事物的真实所是与其数据千差万别。当你观看或拍摄帽子时，你仅得到了帽子的视觉或照片，并不是真正的帽子。

帽子的拟真假装是真实的帽子，然而它仅是帽子数据的阐释，却假装自己不是阐释。通达真实的方式实际上已是明日黄花：它已过时两百多年了。著名的苏格兰18世纪晚期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人们无法穿透数据的屏障而看清事物的真实所是。它的直系继承者——18世纪晚期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解释了其原因：这是由于事物与数据之间根本性的空隙所致。生态事物十分复杂，它包含大量流动的部分，且广泛分布于地球与时间中。因此看清生态数据下的真实事物是无稽之谈——当我们尝试时，只会感到迷惑。

## 我们在其中的视角

### Including Our Perspective in the Picture

否认全球变暖实际上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否认。我们不想对现代了解得一清二楚，而这正是休谟与康德所讨论的。数据变幻莫测，它不是事物，而是你所获得的一切。有时我怀疑休谟是否是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贝斯手、词作者罗杰·沃特斯转世，在其唱片《月之暗面》的歌曲《呼吸》（**Breathe**）中，休谟也能轻易地写出如下歌词：

And all you touch and all you see

你触碰和看见的一切

Is all your life will ever be

构成你全部的生命

你无法不通过手和眼直面、处理事物，也无法不通过实验仪器、温度计、实验室以及观念而认识到科学事实。滑稽可笑的是，处于科学时代意味着你愈发认识到你被困在经验当中。



平克·弗洛伊德专辑《月之暗面》封面

“自然的”即是“习惯的”

**'Natural' Means 'Habitual'**

生于休谟和康德年代的浪漫主义诗人能较快地应对这一情况。他们意识到当他们十分接近事物时，他们便开始“消散”了。这是另一种讨论的方式，当你抛弃标准化参考体系、事物的陌异以及无法直接获取事物的方式时，这种方式尤为明显。举例来说，当你用地质学者的锤子和放大镜考察岩壁时，你比其他通过风景明信片观看它的人更接近这些石头。明信片观看者坚信不疑他们的所见。风景明信片

是所谓“如画”（**picturesque**）的继承者，后者在浪漫主义艺术之前就已存在。在“如画”中，世界像一幅图像，似乎已被人类阐释、包装起来。你可以简单一瞥它们：远处的山脉、一片湖泊、前景处的几棵树木。滑稽的是，上述的典型如画图像是每个地球人最喜爱的图像，或许正是它的无处不在使得众人追寻这种庸俗浅显的图像。滑稽的是，人们在几千年前的非洲稀树草原上就已对此事物司空见惯了。近处的水体与树荫，顺着山体盘旋而下、流淌入湖，若你是一位原始人，这些事物都是触手可得的。“如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看事物方式的关键：这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

然而近距离观看山脉的视点全然不同。如果你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或科学家，你决定动身入画，走入“景观”（**landscape**）中——即景观的图片，这些图画便蒸发消散了。现在你与石头近在咫尺，它不再是如旧石器时代里原始人所投射的背景，而是变得陌异诡谲起来：你看到的所有晶体、线条以及阴影都不再一如往常。或许你会看到一些化石——这些石头中不同于你的另一种生命形式，或者还有一些筑巢于石缝的鸟儿。你开始意识到这不同于你的日常生活世界。

正如时差一样。当你抵达一个远方时，便有些（或十分）烦躁不安，只因为这不是你的地盘。事实上，你筋疲力尽、黑白颠倒，甚至连时间也不是你的。时间不再是你身处其中、忘却其在的一个透明盒子，只等着闹铃或日程表来提醒你何时做什么事。时间不再是那个它其实不是的东西——经由人们阐释的时间。“阐释”并非仅意味着“心理描绘”，而是你获取、使用事物的一整套方法。你是在获取一个苹果给出的数据，而非苹果本身。甚至当你咬一口苹果，也并非整个苹果的所有方面。试想一下对音乐的“阐释”，这并非简单的对音乐的看法，而是意味着如何弹奏（**playing**）音乐：即制作音乐。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者通过挥舞手臂来“阐释”乐谱，因为乐者需通过特定的方式阐释五线谱。当你使用这一方法时，它将会显而易见。对事物的操作（**execution**）不是事物本身。



由西蒙·拉特尔爵士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

因此，当你使用地质锤或照相机时，你会反对凿出来或拍下来的事物并非事物本身这一事实。你的“如画”世界是如此一致连贯，以至于你忘记了这些如画的事物同样是一种事物的操作，就像湖、山与树一样。你认为你直接看见了一些东西：或许你会称其为自然（**nature**）。自然是某些你因其只是功能性运作而忘却的东西。于是，人们便如此表示“人化的自然”（**human nature**）：“这是我的本性（**nature**），我毫无办法。”“顺其自然。”对于非人的“自然”，人们这样表示：这便是你与陌生人在公交车站的“天气对话”。你能够找到中性（**neutral**）事物中的共同点，它们只是功能性地运作，并因此为你创造出一个互动的背景。但全球变暖撕裂了假想的中性背景，就像戏剧还在进行中时，舞台上的人员快速移走了所有场景。

因此，你通过锤子或相机而得来的对事物的科学观点，并不代表你在“观看”自然，你仍在用人类的工具和触觉阐释自然。用生态的方式思考意味着抛弃自然的观念——这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唯一路径，因为我们获取、操作或“阐释”事物（如湖、树、牛、雪、阳光和小麦）的既定方式是如此习以为常。

浪漫主义诗人指出当你用“科学的”方式接纳一切数据，而不仅是陈旧的事物时，你也必须用“经验的”方式。最终你写下一首诗歌，是关于遭遇岩石以及它是多么奇异的经验。或许你更进一步，写一首关于写一首遭遇岩石经历的诗歌的诗歌。实际上，这并非不科学，这是生活数据在起作用。你意识到你被阐释包裹着，因此你的艺术成了“反身的”（**reflexive**）——即开始言说自身。所有这些迫切的事物——这些垃圾信息——是关于如何不活在科学数据里的，它们是我们试图推翻的活在科学时代里的陌生感。它们是我们对于一堆我们接收的信息、我们设计创造的事物、我们与自然或生态的失联以及当我们考虑像全球变暖时所经历的恐慌或无助的反应。当你开始认为生态信息是灌输给人们的拟真时，你便无法意识到上述的反应模式。

大量的生态学写作——我们通常称其为“环保主义者”——都具有一些固定僵化的成文格式，简单来说，就如垃圾信息模式一样。这种写作旨在接近“似真”，令读者触摸如画的自然（**Nature**）——我将其首字母大写是为了提醒读者这里并没有真实的树木与兔子，这只是个观念，是个阐释。滑稽奇特的是，后现代艺术似乎热衷于科学时代，而不是日历上具有光泽的雄壮大猫或葱郁雨林那感性的、“浅显的”图像。活在生态事实中异常困难：或许生态事实无法令我们立刻知晓该做什么。更进一步地说，它甚至要求我们不应该立刻知晓该做什么。再加上这些人类中心主义事实——我们长期以来设计、阐释、操作事物，以确保人类在所有实存（心灵、哲学、社会）中的中心支配地位。生态事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偶然结果，因此生态事实与我们息息相关，它关于我们如何所是、该做什么以及如何行动，它难以远观——采取你自己的视角，质询你的行动及观看方式，这也是最难的事之一——它也难以被掰碎生吞。

倘若你致力于发掘人类二氧化碳排放的现实，不要对全球变暖的否认者太过严苛。或许你出乎意料地与他们有更多共同点。试图用他们的拟真事实模式推翻他们，这一模式躲藏在现代科学时代的古怪之

下。你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拟真试图用它的矛，攻击当代知识的盾，而后者充满了我们的假设与确定性。

然而，什么是生态现实？我会在第二章探讨它，我们将会思考最为根本的生态事实：生命形式是相互连接的。这一看似浅显的事实，却远比你想象的更为陌异。

## 为何我应该关心？

### Why Should I Care?

.....本书是关于关心（caring）的，这与我的教学经历息息相关。如前所述，我每天被枪林弹雨般的生态拟真所淹没，生态问题的迫切是“似真的”，若你难以思考它们，你可以日渐消沉，最终退回婴儿状态，或如刺猬般蜷缩在生态问题拒绝者当中。因此我是以漠不关心（**CARE LESS**）的态度撰写本书的，并且我希望你也漠不关心。请勿删掉你的冷眼旁观。为何不像之前那样去研究它呢？或许你会发现一个包含着柔软的麻木的模糊地带。麻木是使你免遭打击的避风港。请小心翼翼地对待麻木，不要试图剥开或刺穿它，以看清内部是什么。相反地，应该从外部进行研究。许多物体正是这样：例如无法进入一个黑洞内部去研究它或身处其中，更遑论抽身其中并告诉他人你的发现。你必须研究围绕黑洞的现象，包括其事件视界（event horizon）——超过这一点，你将无法简单地逃离并讲述故事。



黑洞的“事件视界”图示

# 物导向本体论

##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我的论述基于一个既在的哲学观点——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简称OOO），这一观点在许多方面认为万物皆如黑洞：一个塑胶球、一种情绪、一个关于情绪的句子、一个关于句子的观念、一个电脑朗读句子的声音、一个电脑屏幕、一片沙子被用于制作屏幕的海滩、海浪、盐晶、鲸鱼、水母和珊瑚。你必须研究这些事物的现象——哲学术语叫作现象学（phenomenology）——因为你无法通达事物本身。没有一种获取模式能够正确运作：思考、用剪刀刺、吃、不理睬、写诗、爬行（若你是一只苍蝇）、踢（若你是一位足球运动员）、咬（若你是一只狗）、发射（若你是伽马射线）。

美国哲学家格雷厄姆·哈曼第一次提出OOO，他思索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如何实际运作（而不管海德格尔自己说了什么）。OOO认为没有事物能被一次获取。获取意味着任何捕捉事物的方式：冲刷、思索、舔、绘出、吃、在其上筑巢、吹碎.....OOO还认为思考并非唯一的获取模式，且绝非是最高级的获取模式——实际上，并没有最高级的获取模式。这两个洞若观火的观点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人类中心主义在其中失效了，因为长久以来思想与人类联系紧密，人类是唯一能够以赋予意义的方式来获取事物的。OOO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阴翳与犄角旮旯的奇迹世界，这是一个事物不会完全被思想的紫外线辐射的世界，这是獾的世界，它们探嗅着任何必经之物，这些事物正是人类苦思冥想的，这正是一种和人类一样的有效获取方式。

在我看来，OOO极其适用于我们对生态愈发了解的时代。其中一种方式便是不在具体的事物获取方式中加入思考，尤其是人类的思考。OOO试图去除人类中心主义，后者认为人是意义与权力的中心。OOO有利于我们需要意识到其他生命形式的重要性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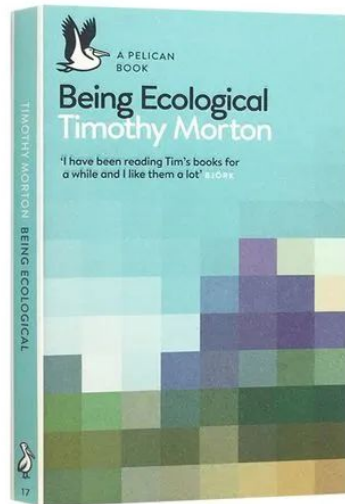
或许我们的冷眼旁观像一种特立独行的、长久栖居在我们脑中的生命形式，事实上我们并无过多关注生态事物。或许我们能通过对麻木的模糊地带的研究而获得更多关于生态学和生态政治、艺术、哲学以及文化的信息，而非试图打开这一模糊地带。或许我们面对生态时代已万事俱备。或许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告诫自己需用焕然一新的方式观看事物，因为生态时代是一种末世，其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坍塌殆尽。但这是对全新观看方式或实现真正生态的希望，还是我们对最初农业时代的一神论的复辟？倘若农业导致了全球变暖和大灭绝，不再使用一神论的参考体系或语言难道不是再好不过吗？停止传教，停止农业时代中有神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羞愧感，难道不是再好不过吗？

上述的仅仅是些问题，请不要太在意了。正如你翻阅本书而感受到其中的愧疚感，愧疚感最终变成你个人的。但个人绝不会对全球变暖感到愧疚。是的，你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从统计学上来说，你每天启动汽车的内燃机并不会加剧全球变暖。悖论性的是，如果我们从内燃机发明以来，每辆车每天启动它，那么人类便会导致全球变暖。大公司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每位公司职员的影响在统



计学上又是微乎其微的。数千年后，你个人造成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但你的所为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便是生态时代的悖论，这也是为何改变全球变暖的行动必须是大众和集体的。

原文为《Being Ecological》导论部分，PELICAN BOOKS, 2018



编辑 | 陈兴怡



数字人文研究

公众号账号 | rucdh2019

网址 | <http://dh.ruc.edu.cn>

邮箱 | [rucdh@ruc.edu.cn](mailto:rucdh@ruc.edu.cn)